

歐陽文忠公全集

七

卷

祭文

序

書

策疏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通進司上書財用足一作財耕于耕一作於大商之不為

一作不自為

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六

上書一首

準詔言事上

一作上書

月日臣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

書許臣上書

一作許

言事臣學識愚淺

一作

不能廣

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
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
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
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
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

獨斷此致治之要術此一字無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

議一作不得以沮沮一作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

天下無難治矣一本治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

天一作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一作弊

四五年來聖心憂勞一作勤一作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

賊日益彊併九州之力討一作西戎小者尚無一

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一作其將何以禦

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

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一作者民力

今民力困矣所須一作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

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

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一作雖廣

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

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

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

當今所尚一作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

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

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

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

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

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
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一作豈如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
有天下之富彊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
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一有之臣然陛下
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
謂三一有弊一有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
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
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
一有煩一有不信一有賞罰一有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
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

以慎彌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

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一作

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一有帝一有二一有字一有所求無不得

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

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

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

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

靖李勣之徒一作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

徒一作輩一有在其左右此二帝者一有凡一有有所一有為一有可謂所

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

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越一作二帝又盡有

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

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

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

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

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已

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一作又無小

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有

聽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一作何憚而若

一日赫然執奮一作威權以臨之則一作萬事皆辦何

患五者之無柰何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

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俗字有不信令頻改則一字有難從

一作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

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一作

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一作相謂曰且未

要一作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

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一作吏更易道路

疲於送迎符一作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一作中外

臣庶一作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

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

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字有也用人之術不

過賞罰一作古今用人之法不過然賞及無功則恩

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一作

也太祖時一作臣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一作

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

將立法乃復其官九字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

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一作分明皆如此也昨一作關西

用兵四五年矣是非莫分八字大將以無功罷者依

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

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

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

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

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一字有也自兵動以來

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

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

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一空多所用

者少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一効一作也新

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

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一作往來州縣愁怨一作

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一作懦之人又無訓齊精

練之法術一作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一作

効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一作諸州所造工作之際

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一作然而鐵刃不剛

鋼一作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

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

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一作無實

之法教老一作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

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

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一有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

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一有

言一有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

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

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

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二萬

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

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

五萬一作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沉於

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

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一作

塞外者不下有其佗以三五千人立功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

一一作能爾故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此一字無為今計者謂一作臣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一作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一四五四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作二字一可當五百萬兵之用

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延一作遷歲延日一作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一作或出於士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一作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一作快

快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四字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一作為報於無將哉又下有又何患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一作塞其起弊

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一作兵興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一作十萬人尚能困其一作無國力況未若二字無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一作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一有無字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一有無將作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一有惟陛下之一有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一有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

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
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
頗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尔今若勅
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
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
詞一作論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
窺我河北陝西一有若使二虜並寇今若我能先擊
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
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
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

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
一國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
令一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
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
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
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
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
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
謂出其不意者此一無此字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
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一無此字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

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
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
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
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斂此可攻之
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
下一有不以臣言詔執事之臣熟一作四議而行
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一作文武常選徧於
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
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

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所
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
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
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
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一作除不行一旦臨事要人
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
議者或謂以一字有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
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
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十一無上有賊汗者各舉貪
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者一作好財利求之人性庸

暗者各舉不材之人一有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十字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一作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一作誅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賊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剥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眾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賊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賊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

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一有不材二字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為杜稷生民留意一作惟陛下直甘俟臣脩昧死再拜

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興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準詔言事伏見伏一作臣所採一作採伏思伏一作思惟善

蓋一作蓋其少此下有也字敢言敢一作言漢武好用兵武帝一作漢立

功收一作功服遠破一作遠威振夷狄加一作威房杜魏一作房社社一作王欲

贍軍則常患無財用國一作則常患無財無財一作財今朝今一作外方一

事之不集此上一字十年不問此下蓋字皆當斬罪法一作皆

斬所謂賞作所是言其一二作言一造作有蓋字則不

責功則一作此王尋等以百萬之兵作師九千人作九愈少作六符

堅以百萬之兵作衆只用三千人有兵字下一愈少作一

為破賊破一作虜不當七八萬當一作得勅勸勸一作勸至於無人

可用至一作於授之授一作賢賢豪英一作豪漢武好武帝一作好

勒兵一作勅勵一作仲尼曰一作豈無材智之臣一作

非無材動拘舊例一作糾舉之術一作寬緩容茲一作

緩天文變一作於外一作外事勢一作

縱於外一作外事勢一作

右言事書凡一作者皆江鈿文海本疑是初豪不

若集本之善故難盡從姑擷其大槩如此後人亦

可推公改定之意矣

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七

書八首

荅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脩頽首再拜啓急脚一作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

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一有早情不任戎狄

侵邊自古常事邊更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

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

為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

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

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

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沉聞狂虜猖蹶屢有斥指
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
凡此數事在於脩輩尤為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
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為世俗見許此豈
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
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有之二
拙三字
一未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為辭
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
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
當作亦不為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

辱嘉命此一端也

一本此下云某雖儒生不知兵事
竊惟兵法有勇有怯必較彼我之

利否事之如何要在成功不限遲速某近至京師屢
於諸公間畧聞緒言攻守之計此實當時之宜非深
思遠見者孰能至此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眾古人

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

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

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竒怪豪雋之士徃徃蒙見

收擇顧用之如何尔一有此在明
哲豈須獻言然尚但慮山林

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

宜少一作
亦宜思焉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

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一本此下云伏蒙示書夏
公又以見舉其孤賤素未

嘗登其門非執事過見衰稱何以及此惟幸察焉一有
畏然其已以親老為辭更無可往之理

合歐文卷四七
答李詡第一書

脩白人至尊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非一有夫
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
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楊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
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
乃可為與作吾子辯況脩未及孟荀楊韓之一二也
脩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
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
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

者也況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為與一作
吾子辯也苟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
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焉人還索
書未知所答慚惕慚惕脩再拜

答李詡第二書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
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
思與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
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
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
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
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
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
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
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
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
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
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
禮樂問脩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

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
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
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
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
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
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
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尔予故曰因言
以及之而不究也脩身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
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
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

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一作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者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不脩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

作狂是也能脩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為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

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
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
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
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
成語之性近者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
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
以為推此一字無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
以予言而一之則饒饒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
吾子其擇焉

與荆南樂秀才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
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
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
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荅宜遂
絕而再辱書再而未荅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
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尔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
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為謀而然也然蒙索
僕所為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
有司學為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
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

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
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
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
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悅
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
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
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
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
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
姿不好而彊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

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或方
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
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
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
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
前所爲旣不足學其後所爲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
敢出其所爲者爲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
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實是爲
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旣多且切不敢不荅幸察

荅吳充秀才書

脩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
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
尔非夫辭豐意雄霽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
猶自患佺佺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
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
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
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
為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六字一作惠然而見及若
有所責一作得此字無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
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

遠也學者有所溺焉尔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
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
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
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
作數年之頃尔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
一作讀春秋者如無詩書何其用功少而至此字一自然於至也聖人
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於字有文不難而自至
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
雲仲淹方勉焉以模三字一區區力一作彊言語此一無此字
不及孟荀之道未足而彊一作勉言者也後之惑者徒
雄者十字

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

此句一作又故愈

力二字無此

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

軒序

一無此足下

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作

不足也

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

一作

入于淵泉無

不之也

一有何患不至四字

先輩

一作

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

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

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

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

幸甚幸甚脩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
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
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
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
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
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
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踈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
罷脩獨以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
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尔若止
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

辨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
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
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
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
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
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
擇官中令刻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
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
擲殿階一作陛上中令色不動挿笏帶間徐拾碎紙袖
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

二臣者彼之敢尔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
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
是偶舉之也邪一作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
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
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
主簿尔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一作罷
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
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
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
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

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
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
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
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
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
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
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
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
下伏惟幸察焉

與曾鞏論氏族書

脩一有拜字白

一有曾君先輩是下六字

賤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

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脩於

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

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

一作尤不族氏

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

如是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

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

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

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

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

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纜
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為都鄉侯
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
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以遠而難詳如
此若魯氏出於鄆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為魯氏者尔
非鄆子之後皆姓魯也蓋今所謂鄆氏者是也揚允
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為江浙發運制置
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
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一有不能周悉四字幸察

答宋咸書

脩頌首白州人一作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
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
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
又苦心勞神一作疲精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一作考千歲
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
顧無窮之來者欲為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眞所謂勞
而少功者哉然而一有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
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
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
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眾

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
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一本二字無其可已乎足下於經
作之於學勤矣一有其於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
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脩學性一作不
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
六經一作傳之萬一得是下所為故尤區區而不能忘
也屬奉使出疆一本二字忽忽不具一本具字作惟
時一有以自愛廬陵歐陽脩再拜

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陝西范龍圖辭辟命書知義此下二字有

答李詡第二書而不究此下凡字果善邪果惡邪邪一作

而人性混矣混字上一有勤而教之作勤

與荆南樂秀才書當之未暇答無或作時宜絕二字

益字一有切切二字遺業二字浮薄浮乃悅于一作

於悅為彼二字受禍獲不易一作譽者者無先

輩少年輩一作先方欲方將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

兩漢之士也齊一作於兩漢之士也慎不可學
一不作

今可謂困

今字下一

安足為足下所取信哉

一作雖有言安

能取信於先輩哉

答吳充秀才書何以

孰一作能

先輩學精

先輩精學一作矧也足下

鮮

馬

鮮一作矣

讀易者

三字上一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不為過也

也一作矣

又不知執事不

一

未作

殿階上

陛一作

終用二臣者

者一無字

百十

一作百千

幸察焉

賜一作幸

與曾鞏論氏族書僻遠

僻一作絕

當仕

一作常在

亦未有

一作亦少

得鄒氏

鄒一作縉

茶鹽使

此下時字

答宋啓書儒者之於學

一作學者之為工

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八

策問十二道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脩六經與其弟子論辯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與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于理者眾則其言果可信

歟夫衆辭淆亂質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
可以驗其信然歟不然商周末嘗有改歟豈其不足
爲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稽三王之舊典考六經
之明文以祛厥疑敢俟來對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
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
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
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平久矣
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
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匏民俗頽鄙刑獄

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
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
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
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與將旣富而後教之歟夫政
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
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
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
願悉陳之無讓

問進士策三首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

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家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

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畿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

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
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
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
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
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
隱

問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
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
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
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

都邑建宗廟鄉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一作訓

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眾務何其

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

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一作郡之吏奉行而已是

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為繁第一有且矣其州

縣大小邑間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

於眾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

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

一一作民刑以防之一作此其淺者爾一有蓋不可

今自宰相至于州縣一有內外凡百一作有司莫不行文

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
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爲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
可得乎一有泥民之泥派乎此專務其淺而忘其夫
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
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
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一作大者煩而
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爲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
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
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
宜禮樂刑政一作義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

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
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獨中庸出於
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
異一作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
十五而學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
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
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
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

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當之歟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蓋思之不能無失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於事必問於人而擇焉故曰舜好問禹之於事已所不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知而三字一作人告必改故曰改過不悛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慮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常有過此五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則中庸之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

歟此五君子者不處當之則自有天地已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於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吾子以為如何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問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而堯稱之曰萬世之功也蓋遭大水莫如堯致力以捍四字一作能大患莫如禹別四海九州山川地形盡水之性知其利害而治之有

法莫

一作未有

如禹貢之爲書

詳一作

也故後世之言知水

者必本於禹求所以治之之法與其跡者必於禹貢然則學者所宜盡心也國家天下廣矣其爲水害者特一河耳非有堯之大患也自橫壠商胡再決三十餘年天下無一人能興水利者豈有其人而弗求歟求而弗至歟抑不知水性而乖其導洩之方由禹貢之學久廢而然歟此當今之務學者之所留意也且堯之九州孰高孰下禹所治水孰後孰先考其治之之跡導其大水所從來而順其歸其小水則或附而行或止而有所畜然後百川皆得其宜夫致力於其

大而小者從之此豈非其法歟然所導大水其名有幾夫欲治水而不知地形高下所治後先致力之多少及其名與數則何以知水之利害故願有所聞焉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又得其要願悉陳之無隱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

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聚字期會一
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酺祭祭蜡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
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
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
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
富庶豈第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與後世
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為治
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
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為言之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昔
謂之大傳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
之王天下也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觀鳥獸之文近取
一有諸字下同身遠取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
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
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有所若
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于水
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爾何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
贊生蓍之說又以八卦直因蓍數而生爾至於兩儀

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苟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爲是乎卜筮自堯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古遠茫昧之前然繫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決其疑

問進士策四首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止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爲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

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爲乎然亦不害其爲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爲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民_{一有民字}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爲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爲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_{一作於}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

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
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
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一有法差又何如其
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子不語怪著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
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乙鳥之生尚易稱河洛
出圖書禮著龜龍游宮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
鷓鴣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於后妃麟豎駒
虞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
開端於用殉也況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啓其

源自秦漢已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推其
所自抑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為也雖實有
焉書之無益而有害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
非聖人之所書乎予皆不能論也惟博辯明識者詳
之

問為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
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
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
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
改制之名而無變通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

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
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十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
興長短之執各由其人爲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
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
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
復井田字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
國也然則孔子言爲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爲政必始
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
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
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

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
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
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
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
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
者設爵祿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爲士者修仁義
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
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已故愈重此豈不
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

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爲之防以革進
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
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
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
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
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致其反古
一有復自何時欲就今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
制稍復於古十二字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
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
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執亦奚由而合也宜具

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問進士策第二首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

建宗廟一作諸侯之國小大數

問進士策第一首書傳之言言一作說井田一作地聞其詳

也一作其說

第四首上孰我知一作上或不我知或

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九

祭文二十首

求雨祭一作龍祈雨文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五龍之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家然則水旱一有重事也此一無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輕為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曰吏之貪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氣干於陰陽之和而然也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為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為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

吏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脩一作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神享其祀也今歲旱矣令一作雖愚尚知恐懼而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尚饗

求雨祭漢景帝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告于漢孝景帝之神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后耘耔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

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脩以有罪為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明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脩為罪又甚於所以來為令之罪惟神為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尚饗

祭桓侯文

謹以彘肩卮酒之奠告于桓侯張將軍之靈農之為事亦勞矣盡筋力勤歲時數年之耕不遇一歲之稔

稔則租賦科斂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則水旱相枕為餓殍夫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今夏麥已登粟與稻之早者民皆食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曷忍敗之今晚田秋稼將實而少雨雨之降者頻在近郊山田僻遠欲雨一作高阜之方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成歲功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沒食其土民之所宜告也尚饗

北嶽廟賽雨祭文

古者諸侯之國水旱豐凶山川所禱各即其封祀薄

秩卑止於一國而神所降休亦不過其國中豈如巨岳四方之鎮天下之雄天子命祀公王之崇而脩之職既非一邦之守凡河北千里上給下足皆責于厥躬故脩之禱非鎮一州而止自河以北冀厥惠之咸蒙況神之主又非河北而已利澤之廣宜及於無窮既獲賜矣而又敢黷幸神聽之惟聰尚饗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滁州

雨澤於物博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將熟而敗吏勤於職一作城已成而圯一作壞龍於吏民何怒何戾山湫有祠樂可潛戲宜安爾居一作藏靜以

養智冬雪春雨其多已太浸潤收畜足支一歲旱則
來告一作否當且待一作

又祭城隍神文滁州

雨之害物多矣而一作惟一作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

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

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一作成雨又壞之敢

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一作成一作不能知一作爲一作雨惟

神有靈可與雨一作以與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

一作厥一作職無媿斯民

祈晴祭城隍神文

昨者王倫爲盜攻劫城市州民被虐餘毒未

脩言乃神所見近蒙朝旨許理城隍所以戒往

未然惟神愛福此州必有陰助今興役有期而大雪

不止沮民害事必有歸惟脩不能事神治民當有

明罰而城之成否自繫神民惟神之靈敢以誠告數

日之內豁然陽開尚不失時在神而已尚饗

又祭漢高祖一作隍廟一作城文滁州

民常患不勤於農農勤矣而雨敗其稼吏常患不修

其職職修矣而雨害其功吏與民一作民一作怠慢則懼神罰

妨民沮吏豈又神聰今麥雖已失猶有望於穀城尚

可補敢不勞厥躬各難追於已往神幸惠於其終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滁州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漢高皇帝之靈神一作神而言曰吏有常職來官于滁一作
此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
於滁人孰親且久也一有字孰宜愛其一作滁人之深也滁
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
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吏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吏
於凡小事猶皆一無此字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
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為福也吏朝夕拜禱

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招呼風雲開闔陰陽而

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一有爾孰難也今民田待雨急

矣吏知人力不能為猶竭其力而不得已况神之易

為也况滁人民一作民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

神宜愛之深也而又有可以轉災為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

誰敢與神較而一無此三字脩輒敢一作以此為黷者蓋

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一作其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為

黷神宜降殃於一作于脩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

兩得也民之幸也脩之願一作幸也尚饗

漢高祖廟賽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神古之爲政者率人甚勤備災甚謹而自勉甚篤故勸農節用均豐補敗雖有水旱之歲而無饑殍之民一遇天災則厚自貶責務修人事之闕而復陰陽之和今乃不然當無事之時不能勤民於農而亡備災之具一月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責以修其闕而動輒干神頽神聰明知厥過之在吏閔斯民之可哀賜之豐年徧及遠邇神之太惠如何可報吏之大過如何可逃惟與民永永事神無敢懈尚饗

祈雨祭張龍公文 穎州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張龍公之神曰刺史不能爲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歸而又頑傲愚冥無誠慤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皆無以進說於神雖其有請宜不無一作聽也然而明天子閔閔憂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于下公私並乏道路流亡於此之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爲而神之所甚易也苟以此說神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無以刺史不堪而止也刺史有職守不獲躬走祠下謹遣管界巡檢田甫布茲懇迫尚饗

祭薛尚書

一作簡
肅公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
故資政殿學士贈兵部尚書薛公之靈景祐之元公
初解政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脩之鄙敢辱公知公
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
辭以禮天不憖遺公薨忽然其後二一作年卒追前
言生死一作之間以成公志掛劍于墓古人之義公
敏於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往
則難期惟其行已敢言是一作師有罪之身竄逐因
拘生不及門葬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尚饗

祭謝希深

一作文
舍人

維年月日具官脩將以明日祇役于滑謹用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一作
乎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
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況於吾徒師友
之令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脩走于峽而公
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一作甚困而勉以自彊其後
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
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
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脩廡泛水芟之清香

及告還歸一作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
無歸來客公邦歡言未幾遽問于牀不見五日而入
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歿
也哭者為之哀不識者為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
喪嗟夫為善之効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
數也奚一作何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
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
恨而君子謂公為不亡滑人來迎脩馬當北而不即
去者以公而彷徨始脩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
奠公觴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

浪尚饗

祭薛質夫文 大理寺丞薛直孫

嗟吾質夫行豐而腴乃享其癯莖華雖敷不酌而枯
善惡賢愚非有契符報或一差咎誰歸辜孔智通天
曰命矣夫在聖猶疑況於吾徒嗟吾質夫母不勝縗
慕無孺孤奠觴為訣已矣嗚呼尚饗

祭叔父文

維年月日具官姪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十
四叔都官之靈曰昔官夷陵有罪之罰今位於朝而
參諫列榮辱雖異實皆羈紲使脩哭不及喪而葬不

臨穴孩童孤艱哺養提挈昊天之報於義何闕惟其報者庶幾大節尚饗

祭尹子漸文

太常博士知懷州尹源

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人自鎮陽至懷州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尹君子漸十一元博士之靈嗚呼天於生一作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天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已而推天禍福吉凶一作壽一作天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

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大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昔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一作誰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一作諂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而永送尚饗

祭尹師魯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

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狖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一作處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曾自子云逝毒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

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祭蘇子美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曾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

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一作顧百里山川草木
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
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
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一作子於窮達始終
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一作以沒地
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
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
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饗

祭鄭宣徽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宣徽太尉鄭公之靈曰

脩曩在場屋公爲先進既登館閣遂獲並遊平生笑
言俯仰今昔至於勤勞中外啓沃謀猷紀德揚功已
著朝廷之論臨風隕涕但伸朋舊之私永訣之情一
觴而已尚饗

皇考焚黃祭文

男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皇考郎中之靈脩不
肖不能紹稟先訓尚賴餘德遺休不隕其世得階仕
進荷國寵靈欲報之恩不知其所幸天子以孝治天
下凡列位于朝者皆有追榮之典俾其知所以有此
爵祿者皆有自來而退得伸其私志故自上三見于

郊一開明堂以大享其所推恩自太子中允尚書工部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告于第者四今謹以告惟是褻榮之意則具載于訓辭尚饗

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一不三四歲而易威靈

也一作威靈者也無所感動一作雨不可得

祭謝希深文景祐之初初一作間

祭尹子漸文年者常存一作長存莫及一作莫返

居士集卷第五十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

祭文十七首

祭程相公文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酒卮十年再見公老子衰公遽如此予存幾時人生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止一作益悲傷惟可喜者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韜能不施公居廟堂有言諤諤白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

猶見鋒鏑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計已在門
昔者樽酒歌歡笑謔今而一觴涕淚霑落死生忽焉
自古常然撫棺爲訣夫復何言尚享

祭資政范文公文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
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
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
惡公爲好訐公曰彼善公爲樹朋公所勇爲公則躁
進公有退讓公爲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
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

喜進退有儀

一作度

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

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
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榑榱傾
巢破穀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
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
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
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以愈明由今可見始屈
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祁公文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趙日

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
中杜公之靈曰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
豐腴公爲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
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
於閑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
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
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以爲心故行於已者
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入之愛公寧有厭已壽
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沉於愚鄙久
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銜

辭寫恨有涕漣而尚饗

祭吳尚書文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
田安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
資政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
老也閱世久也見念一作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
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
衆也旣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
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彊飲食平居笑
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

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且暮之間忽焉以死者
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
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
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惟一有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
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
享壽考以為人望而遽云長逝一作此措紳大夫所
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一作豈惟
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饗

祭梅聖俞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九日乙未具官

歐陽脩謹率其官呂某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
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
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
一作出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
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
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
髮鬚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
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
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

零落之餘惟予子在予又去我余存兀然凡今之遊
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
惟聲與淚獨出余臆尚饗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黃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某月朔日曾孫具官脩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保太保延安郡榮國太夫
人之告四通告于曾祖太保曾祖母大夫人之靈曰
脩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之餘休享有爵祿材薄任
重終膺獎擢踐更二府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
異亦弼之臣蓋所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潛

光闕德發耀有時俾爲臣子者退得伸孝於家而進
以盡忠於國是謂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以推仁廣
恩而爲小子之幸也敢不夙夜祗畏竭其思慮勉其
不逮俾有樹立冀不顛墜其家聲以對揚天子之寵
靈以求賴祖考之遺德官有職位繫身于朝不得瞻
望松楸親執邊豆謹遣凡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
祖祖母同詞

皇考太師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
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

脩獲罪于天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祿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爲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粵元年季秋天子恭謝天地于大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祫享于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脩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乏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脩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即事留君之命于家不恭不勉力於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凡之子廬陵縣

尉嗣立以告尚饗

皇妣太夫人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平昌滎陽郡太君安定郡永國太夫人告身四通告于皇妣太夫人之靈曰脩有不孝之罪不得躬親省視松柏者于茲十年無歲不請于朝而訖不獲報遂以貪冒榮祿留連歲時獨幸天子仁恩教人以孝俾得寵及其親故自嘉祐之元殆今凡四被追封之告亦足以少慰烏鳥之心而備官東府任責至重不得退徇其私有司所下告第之制所以誕揚休命寵褒幽顯者不能躬

自臨事則又以永負至慈罔極不報之恩不勝悲慕
哀愴之情謹遣兄之子嗣立以告尚饗

祭宋侍中文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
云亡天子之惻富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
光華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既文一作智且賢周達善問
惟此不朽有司之信輜車其行禮備哀榮奠觴爲訣
脩等之誠尚饗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

臣歐陽脩伏觀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官守有職
不得攀號於道左謹擇順天門外恭陳薄奠瞻望靈
輿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言曰伏惟大行皇帝至
仁至孝本堯舜之心克儉克寬躬禹湯之聖德澤被
物威靈在天今者因山爲陵卜萬世而叶吉同軌畢
至無一人之後期而臣受恩最深報國無狀不能秉
翼持紼以供賤事而古人可慕有媿三良之殉身罔
極銜哀但同百姓之喪考尚知豺獺之薦冀伸犬馬
之誠臣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脩西望泣
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石曼卿文

祭一作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尚書都省令
史李敷至于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
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
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
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
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
吾不見于久矣猶能髣髴于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
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一有吾字意其不化為朽壤而
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一作九

菴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
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
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
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累累
平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
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
太上之忘情尚饗

祭胡太傅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某日具官脩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

之靈自昔並遊儒館當世英豪譬如花卉先後零凋
惟公松栢凜凜寒標他人磨礪爭出圭角公獨渾然
不見其璞廊廟之器誰能測度晚登大用蔚有嘉言
予文之鄙懼不能傳三十年間既親且舊哭不及喪
行不送柩寫恨臨風有懷莫究尚饗

祭劉給事文

惟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
官脩謹遣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亡友留臺給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鍊以爲鑑
而萬物不能適其形及爲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

乎瓦甃然而一過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
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
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
識造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爲末疾
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
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夫驚呼莫不爲朝廷而痛
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上况相知於道
義而久接於游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骨尚
享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耳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暫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減倉是以君子脩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迫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

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尚饗

祭吳大資

長文作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資政侍郎吳公之靈曰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繆敢企光塵而金門玉堂早接雋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久思返於田疇

廬一作公方盛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
飲酌百分尚想平生之意氣寫哀一奠不知涕淚之
縱橫尚饗

祭蔡端明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三班奉職指使李敷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
公君謨之靈曰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
理也生爲可樂而死爲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
幸於其間者宜其爲恨於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
而名動京師遂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銳而意氣

橫出材宏業茂而譽望偉然方公之輝華顯赫之時
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福夫得祿及親人以爲幸也
而公以榮名顯仕爲之養綵衣而戲昔以爲孝也而
公以金章紫綬悅其顏使天下爲子者莫不欲其親
如公之親爲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爲子也其
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
已卧病於苦塊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
前遂以奄然而瞑日一孤藐然以爲二喪之主嗚呼
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之人聞之皆爲之出涕況於
親戚朋友乎況如脩者與公之遊最久而相知之最

深者乎夫世之舉遠以爲言者不過曰四海而閩負
南海齊臨東海使脩不得躬一觴之奠寫長慟之哀
此其爲恨又可涯哉尚饗

青州求晴祭文

求晴

一作祈晴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東嶽天齊
仁聖帝而言曰夫麥之爲物歷四時而後實凡所以
生育長養成就之功可謂至矣以四時之功而成之
以數日之雨而壞之此殆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
農服耒耜有勞筋苦骨之勤而水旱之災螟蝗之孽
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所得常不補其所失天之至

仁憫斯民之若此也故於其間時賜一大豐之歲以
償之夫豐歲可謂難得也旣賜與之又遽奪之此非
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今在田者垂穗而蔽野在場
者其積而如坻民徬徨而視之穗者不得施其手積
者不得入于廩使皆化爲羽翼而飛揚之豈不可惜
也哉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惟神之惠假以十
日之不雨以成天之大賜使收獲得以時而民足食
公足用是則賴神之靈假之旬浹之煩而九州數千
里之地公私皆受其賜矣蓋所假者少而所利者多
故敢以爲請尚饗

居上集卷第五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祭程相公文

韜

韜一作

韜

祭吳大資文

金門

金一作

馬

青州求晴文

斯民之

若此也

之字下

有若字

下

卷之四